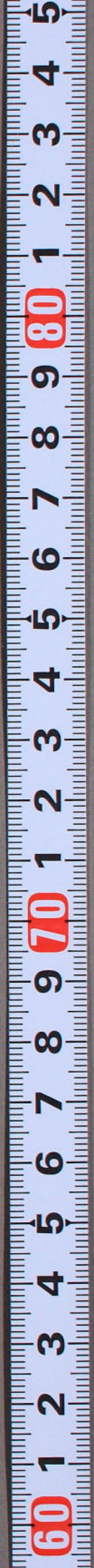




論語卷注

D712
1.664
1



0712
1664
1



論語 孟子
卷一

余澤蓄題

尚古書局
彫弓卷陵

論語孟子參注靈州張敘

咸豐時邪說橫行有獨挾義憤著書以辟之者詢其人則
湖南崔君貞史也神契久之繼而同官貴州見其畱心民
事能進讜言潔已奉公迥非時流所及未幾煦調任西行
旋聞君以擅殺應死罪人被議惋惜殊深歲己丑奉命
撫湘明年以大閱行抵武陵君適流寓于此得相見出示
所著論語孟子參注一掃注經家積習非徒于一字一句
閒求之多引證時事一以正人心爲主昔者王伯厚之言
曰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君之注殆本此意願

讀者有以識其心云

光緒十有六年庚寅秋撫湘使者靈州張煦謹敘

論語參注閻敘

自王澤竭教化衰天下之言道術者不本承乎君相于是師儒之統尊焉孔子以大聖窮不得位退而老于洙泗之間用其心法口授弟子及身沒而羣弟子各有書獨論語出于曾氏之徒爲多故其言最純而道大備凡二帝三王羣聖人之事業與夫經緯家國天下之本末靡不于是焉在其詞簡約明易如元氣之運萬物渾然無迹之可求而其曲極事變雖千百世之遙類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自非睿德敏通英偉絕人之才未易窺尋其語言文字之妙而

中智以下有誦之終身莫得其端倪者矣遭秦暴虐遺籍
僅存漢初諸儒拾于殘墜之餘釐其音讀通其故訓各以
所業轉相指授用是箋疏專家之學興焉歷茲以還言名
物象數者以二京爲首語性斷天微者以宋賢爲的至吾
朱子集注出然後諸家之說悉廢而元明以來遂頒列于
學官至于今更六七百年莫能易其道可謂盛矣然尊信
者既久且多私智督說亦往往依附于其間蓋科舉之士
徒知功令所崇尚而尺寸不敢以或違穿鑿之徒喜爲鬼
瑣之迂辨而義理有所不暇顧愚以爲斯二者皆惑焉而

已甯鄉崔五子白少勇于嚮道長更憂患崎嶇戎馬未嘗
一日去手近年自黔中被吏議歸與予同寓武陵因得盡
讀其著述論語參注尤爲衛道之作蓋君嘗惡夫世之治
科舉者貪常綴瑣汨沒其本心之明而一二偏激者流又
恣爲漢宋門戶異同之論蠹道而殞俗詭情而任私不可
以立訓也故特爲是編以正之其篇第壹循集注之舊而
參次以已說不求與朱子立異亦不欲與朱子苟同若其
包羅旁魄研覈事實持之也必有故發之也必有爲譬諸
鏡之象物表設于彼而影存乎此將使後之學者觀省而

自得焉內治其身心而外經緯夫家國天下因以蘄合乎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隱意苟是書行豈惟貶黜邪說扶樹
道教于世變抑大有補救云

光緒十有七年辛卯春日石門後學閻鎮珩謹敘

論語參注張敘

經解之書自漢迄今汗牛充棟舉經中一字一事之細博
考旁稽衍說繁數千百言以求衷其是非同異請卽論語
證之其知行于世者如宋氏鄭注說義徐氏魯讀考包氏
溫故錄毛氏稽求篇錢氏後錄焦氏補疏方氏偶記程氏
說與二劉氏之正義駢枝二江氏之俟質圖考幾于竭澤
童山踵其後者欲求一鱗一草之遺而不可得盛矣極矣
然桐城方氏云今程朱之書旣行六經孔孟之旨旣已昭
明而學者不知體諸躬而措諸用徒摹擬于文義之間以

論語參注
求不失聖賢之旨雖言之極其肖實不異優孟之衣冠也
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長沙

崔晦貞先生學爲儒宗
嚴辨華夷之限弱冠從軍屢奏勳伐強官黔筑循聲隆隆
以不阿被議寓居武陵著書十餘種有論語參注二十卷
正白文之訛誤擴朱子之精言其說理多元明以上及近
人所未迹及每取史事時事實之若物歸權粟入斗爲讀
經者導以指南之車貽以經濟之鑰雖未必毫髮盡合經
文本旨要知先生第本其平日課諸行誼覈諸政事準古
準今若得若失確有徵驗者以說經執是以觀先生之言

潛玩正文洞開心鏡不隨漢宋儒者汨沒于訓詁名物講
義之中而內致于身心性命外達于家國天下庶幾方氏
所謂體諸躬措諸用其有裨于經學有造于人才豈淺鮮
哉或曰參注果皆可從乎曰昔胡梅磻注通鑑云前注之
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自知也先生豈異人乎惟以行
爲言以經外之事廓經訓之功則決無有刺刺于劉光伯
陳元後者庚寅三月新化後學張耀維敬敘

論語參注敘

經傳之行尚矣非泛而不切卽雜而不純是無論其真與
僞也其至正至平別易書詩有可取資外而深中于人心
行之天下萬世無弊者則莫如論語一書朱子爲之集注
尤徵致力之助誠身心性命之津梁也已予自幼治經獨
于此不敢稍懈卽從事軍中未嘗一日或廢今以服官無
狀致犯長官遂被嚴議遣戍在塗仍日披讀以省過覺五
中俱泰如坐春陽不知身之將赴行閒也惟按句尋思有
不得者竊疑傳經者不無訛錯朱注亦似閒有未周妄出

論語集注
已意參注于末非敢自謂知言聊申一說耳至周禮儀禮
禮記爾雅諸書殆非真本原未敢援經釋經其間因文生
義或與前賢適合者則行篋未納他書無從檢察幸而有
合說或可存其不合者難免孤陋之訾尙望通經之士起
而正之己丑八月之朔崔暎自敘于辰州成道

引言

論語有魯本齊本古本之分篇數字句不無互異至張禹
始合魯齊爲一書鄭康成爲之注則並合古本矣惟錯簡
衍文闕文未曾考定殆別無確據未之易也此外又有日
本論語則自明代始行其間文義視諸本爲順學者不可
不一省覽然竊疑其出自後人修飾何也日本在唐時與
中朝士大夫爲文字交者踵相接何未聞以論語相商迄
于明代始得一見耶必好事者爲之其不可沒者爲聖賢
立言不乖于正是爲可取總之古之傳經易則不敢論矣

書則典謨禹貢洪範詩則有若國風皆足以啟發人之性情有裨政教餘篇似有附益惟論語則別邦君之妻大師摯適齊周有八士諸章外餘皆推行盡利無旨不涵允爲後世師法視他經爲獨精可見聖賢之真氣不磨斷爲真本也

參注爲一人心得非以問世願與同學者商之故悉存集注之舊附之于末以存一說其集注所稱正文之重出者按與上下文實無關合似可不贅始從未登或有錯簡及行言

秦火焚書之後漢興慧黠之士乘其隙多出己意謬采易書詩論語孟子中字義雜陳其說仿造經文託爲獨得古本甚而自引以釋古經欺人耳目而僞書行矣不獨孔子家語周語戰國策汲冢周書韓詩外傳山海經白虎通竹書紀年及內經素問之類爲然也如周禮則瑣爲鋪飾大開奢淫之門爾雅則訓詁支離不關痛癢命名亦悖儀禮禮記其詞雖有可采亦雜而不純卽春秋一經孔子所以寓褒貶爲萬世帝王法也然但卽經文讀之苟不得傳以申明不知所謂何事何以寓褒貶耶疑真本已災于秦火

且左傳不知作者之名與公羊穀梁各傳之文互異則爲不足徵也明矣老莊之書及太元繁露諸篇其間破綻授人以可攻者尤夥胥不可以爲訓至史記說苑等書多奉爲典要亦皆後起不免承訛臆出之弊故參注不敢以經釋經竝不敢援引他說惟守其文義而細繹之或卽論語以證論語蓋敬遵聖言不敢矜淵博以滋疑竇也

左傳係漢人僞書學者多奉爲典要解經家取證論語者甚夥姑舉其悖謬者一端言之餘可槩矣如檣字傳中凡再見則各異其文皆在文公之十有八年謂顓頊氏有不

才子不可教訓天下之民謂之檣杙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中有檣戴天下之民謂之八凱才與不才名相類也韻會援之則訓檣杙爲惡木謂取其記惡以爲戒周語援之則訓爲瑞獸謂惠王十五年內史過曰商之興也檣杙次于丕山史記援之則訓檣爲瑞草龜筮傳有上有檣著下有伏龜之文朱子援之以注楚之檣杙則謂爲惡獸同一名也而所訓各殊則皆自左傳誣之也按檣杙似指楚之引水筒車引溪澗之水以救旱者如桔槔輶之類皆以聲得名筒車入水聲爲檣出水聲爲杙至今此物惟湖南北

有之餘皆無見蓋孟子此章爲詩亡而後春秋作言也重在春秋立說晉之乘者爲輕便小車取其疾行可以救戰之敗楚之檣杙取其便于引水可以救歲之荒而魯之春秋則所以救天下後世之亂其功用不同而取救之義則一也至春秋所以救亂之事則多引齊桓晉文嘉其尊周室攘夷狄以明臣子之分其爲文則史之類也似此解之則明顯矣至謂檣杙爲惡獸而楚以此自名其史稍有智者不肯以惡獸自居而謂堂堂一國之史必附惡獸之名以傳也有是理乎此左傳竊取孟子中檣杙二字妄爲僻

論惑人之聽以至反覆相因流毒深矣餘可槩論哉

漢人解經多病穿鑿奇僻惟鄭康成近似究不免悖謬支離之處唐人多病疏闊罕求事理宋黼儒者患多迂拘如注論語孟子之類意在極力推尊聖賢或反說成曲學矣至王守仁說經始能見于實用而妄爭門戶者又從而攻擊之近之以經學名者尤班班輩出則爭尙新奇各執一說以相勝務求顯背經旨爲能此直說經之大罪人矣且統按諸家解經每于一字一句推求反覆引證合觀上下文義全不相屬者有之茲爲參注敬體聖賢救時之意一

以正人心爲主不敢苟爲立異惟在平正通達合全文讀之不畱阻滯之弊

朱子集注其蒙混費解之處多由悉遵漢人句讀及承傳寫訛誤字體未敢更易故也茲惟細按每章語氣見有疑義閒出己意擬更字體句讀總求合于聖賢立言之旨

自史皇蝌蚪一變爲史籀大篆再變爲小篆爲八分爲隸爲俗書形體既殊點畫大判及由削簡變鈔寫變刻本再三遞傳自多舛誤卽如有无之无但見于易而諸經皆作無或作亡孝悌之悌孟子作悌而論語作弟仁智之智孟

子作智亦作知餘皆作知之類尙爲可通則仍之至達文氣之于字惟書詩作于易與孟子作於論語除而志于學惟孝友于兄弟禱爾于上下神祇民到于今受其賜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作于外餘皆作於實爲傳經之誤按於與烏通象形之字烏名也因烏鳴甚哀故借爲嗟歎之辭茲故易於爲于非敢擅改經文實遵古義以通文氣也又撤爲徹之別體按以雍徹盍徹乎作徹而不徹薑食作撤茲悉從徹以免互異蓋孔穎達之徒極力傳經固爲功之大而不諳六書錯雜字句鑿解經義亦其失也

朱注子夏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之類皆失考按惟姚姒姬姜嬴子之屬始稱姓餘皆氏也或以國或以采地或以官或以執事子孫遂因之爲氏耳蓋姓氏不辨史記已然唐宋以後更不講究矣此其細故無害經義悉仍其舊

注中宜用慎字之處朱子皆以謹字代之避當時之諱也惟引用之說所稱某氏未嘗實指其名者未知何意

昔者年二十曾作讀易書詩參識讀四書參識旋攜橐至軍中以鄰軍友人借觀兵潰而失未能悉憶惟讀詩參識初橐殘帖則門人有存之者林貞伯撫軍取刊之茲論語參注視前參識不無異同共得四百六十餘說憶前之參識似有五百餘說或不免贅矣

按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其分篇未知始自何人皆相沿未敢率易惟思以學而述而子罕堯曰等字名篇則割裂語氣似爲失敬且篇中所記多與篇名不符茲未仍舊各爲卷以別之而已

三皇五帝未有成書而天下和協則以上古之時雖不得書而人心實厚原不待文字之勸且不欲以文字紛其志

也。繼而人類日繁，智愚雜出，列聖所以著易成書，采詩以資政教。迄周衰道微，而孔子出，雖不能見用，得行其道于當時而退，與及門諸子匡居坐論，皆有切于身心以資日用。卽以立天下後世之大經大法記者，取其言編次成書，舉易書詩之精蘊，皆備于其中。誠集列聖之大成爲入道之專門矣。學者有志通經，毋勞遠取，徒耗心神，卽守論語以終身，所謂探之不窮，用之不竭，內聖外王之學，胥于此得之矣。

論語參注卷之一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暕參注

朱子曰：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旣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

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于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參注。三皇竝無遺書。五帝未有專集。堯舜之道。精一執中。本其躬行。化及天下。其時人民不多。觀感亦捷。無所謂學。實無待于學也。洎夏以來。生齒漸繁。民俗遂異。循至上不守道。叛亂旋生。湯因之而有天下。中之瀕危者。屢矣。惟高宗恭默思道。學于甘盤。則學之名。自此而始。然所謂學。不過上師堯舜。思得執中之道耳。非別有載

籍以新耳目。是知孔子言學。亦惟取法堯舜而已。雖其時有書有詩。可資則效。有禮有樂。以束身心。而求詩書禮樂之精。卽中之一字貫之。蓋所學止此。所習止此。而人心一矣。孔子豈外此以言學哉。自老莊作堅僻之談。秦儀揚縱橫之說。而學士大夫。遂爭起顛置是非。取巧于語言文字之末。門戶以分。異端遞進。導亂教倫。大開天下後世無窮之禍。揚雄馬融之徒。接踵肆毒。學術之壞。靡有窮期。是學其所學。非孔子所謂學也。開章讀此。甚願學者先探其旨焉。而後可。時習者。分時而習之也。

言言參注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參注。似謂遠方同類之人來此互相講學。則交相輔益。爲學中之樂境矣。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于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參注。似謂爲學所以明道。而道之行不行。不以介意。苟自謂績學已深。而人莫已知。未能見用于世。遂抑鬱無。慘悲歌慷慨。以洩其不平。則氣量不宏。心馳于外。不得爲君子矣。此聖人教人爲己之學。故記者以此開端。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言言參注
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參注按作亂二字所包者廣。處則不求正學。貽害人心。出則不守定章。致傷國體。皆亂之謂也。朱注謂作亂爲悖逆爭鬪之事。豈有既不犯上之人而顯爲悖逆爭鬪者乎。不知亂言敗德。亂政失民。其迹雖減于犯上。而其

流毒有甚于犯上。而深爲孝弟之累者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

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
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
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
孝弟是用也。性中祇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
孝弟來。然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于外。務以悅人。則人
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
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則知仁矣。

○參注。巧言令色。爲千古喪家敗國之尤。其心術之不仁。
令人莫測。聖人蓋深憂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
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

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敍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參注：傳不習乎，似宜作曾子傳其所學于人解。習爲往復詳明之意。謂傳之于人，有不往復詳明者乎？則三省皆爲處人之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于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參注按道字宜作引導解。之字作實用。謂欲引導千乘赴國，必敬信節愛時使，則皆知親上死長樂，應調遣也。否則民心離散，號令不行。若謂治千乘之國始如此，則天子萬乘與百乘之家，獨不當如此耶？是不免有語弊矣。聖人當不出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

論語參注
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參注：按行有餘力爲句似誤。蓋孝弟謹信愛眾親仁，自應無時不然，行所無事，安能問有餘力否耶？行字宜作去聲，爲德行之行。以汎愛眾而親仁，行七字爲句，謂汎愛眾人而親近有仁行之人，有餘力則以學文七字爲句，不必苦承上文，謂凡有餘力不可誤用，惟以學文爲

要于義方合。又按汎宜作泛，係傳經之誤。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爲

言語參注
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或將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參注。按易字宜作去聲。上賢字作親近解。謂親近賢者。而輕易色莊之人。似爲正大明顯。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儀。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儀。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參注。世之學者。多以放浪形骸爲達。不知檢束自疏。則人不知敬而威失矣。嬉游自得。則德不加修而學廢矣。是宜以忠信爲主。不交不重之友。力改不重之過。斯所以爲君子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論語參注

卷一

九

言言參注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于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于厚也。

○參注。似謂爲民上者。必慎始圖終。追求遠大之謀。勿扭于目前。卽無欲速無見小利之意。則民知懷德。而風俗歸厚矣。

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論語參注
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請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于人者也。其者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于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于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參注按諸字似詣字之訛。當以夫子之求之也其詣入

言言參注
字爲句。謂夫子之求之也。卽本溫良恭儉讓之品。詣所以異乎人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

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參注。似宜以三年無改四字爲句。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八字爲句。改爲改造之意。謂居父喪三年之內。凡父所造屋宇。器皿。或近于奢淫。或不適于用。皆不急于自見。而改造之。則有不忍遽忘其親之心。是于事父之道。曲盡其誠。可以爲孝。慨自世風不古。孝道難求。其父之不賢者。不論矣。庸有父本端人。而爲之子者。值其父前。則唯唯聽命。亦似純謹可稱。一背其父。則私交匪人。習爲邪僻。及父既沒。卽蕩檢踰閑。無所不至矣。至有父母病

言言參注
已垂危。舉行嫁娶。曰。衛喜。甚至父母初沒。恐遲嫁娶之期。臨喪完事。曰。對喪成吉。諸如此類。逆理喪心。志行尙可問耶。出之鄉愚。已無可恕。竟有出自士大夫者。又應試士子。及入官之人。有父母者。多于注冊時。詭稱出繼。別填已故伯叔爲父。預爲日後短喪之地。及士子丁憂。匿喪應試。在官丁憂。匿而不報。或在官丁憂。巧託大力者。奏請奪情。以爲功名地步者。曾聞顯宦某。本遺腹生。迨應童子試。自減七歲。得以幼童入學。其母守節。已邀旌典。某入官後。因休昏事。被人控稱。某係父死七年後。

始生。則其母已失節。某亦不得爲其父之子。執有官冊。年兒可徵。某情迫。再三乞人輓救。始寢其事。又聞顯宦某。沒于任所。其諸孫等。未暇治喪。爭發箱篋。分奪珍寶財物。柩旣到籍。承重孫等。不許入宅開弔。自于宅中演劇爲樂。志行如此。安問三年無改。尙有孝之可謂也哉。彼宰我不爲三年之喪。其志其行。亦可知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

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參注。按和字之義。爲棺前。卽棺額也。似謂送死爲人之大事。是禮之爲用。宜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惟于此以髮飾爲美。而棺之或大或小。則量死者之身裁爲之。可以自由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于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

以流蕩恣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于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以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參注。謂和之飾。有所不能妄行者。有諸侯卿大夫之別。宜知和之定制。以爲和。苟任意僭越。不知以禮爲節。亦

不可行矣。此卽葬之以禮之義。

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敬于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于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參注按：因字不宜重看，則亦字方有著落。宗者宗法也。夫人至于有所因，所謂豪傑傷心、英雄短氣、揚雄之徒，不足論矣。如蔡邕受知于董卓，柳宗元受知于王叔文，一朝失足，遺憾千秋。卽杜甫與嚴挺之爲故交，及挺之死，而依其子武，幾不免殺身之禍。由此觀之，其不失其可親之人者，甚罕。至萬不得已而出于因，必熟審其淑慝始終，亦可以爲宗法。否則如韓愈三上宰相書，後世且不無遺議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于事者。寇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于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于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參注。貧而不樂。則雖無諂。難免苟且之萌。富不好禮。則

雖無驕。每蹈奢淫之習。是處貧處富之道終失之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于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參注。知人大爲不易。每有君子。竟力排君子而誤取小人者。良由君子不肯徇人。持論或異。輒相乖忤。而小人則工迎合。故爲所愚。且有時小人。反能大用君子。藉立

言語參注
聲名者有之。是君子率以拘執而昧于知人。小人竟以
圓通而得知人之望矣。

論語參注卷之二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其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
也。居其所不動也。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
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
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
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

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參注似謂爲政者能以德化及民則民心歸向如眾星之向北辰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詞。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矣。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

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參注思無邪一言不獨爲誦詩者蔽之。實爲作詩者蔽之也。蓋詩言志。所志者正則詩亦正。正者謂有切于身心家國也。稽之漢魏言詩。則以堅僻爲工。齊梁則以靡麗爲尚。惟唐人爲得國風之遺。又多浮泛。宋元明詩家輩出。揆之無邪之旨。亦多不合。自漢迄今。詩之卷帙。幾

于千畝之地不能容納。惟晉之陶潛。出以沖淡。自具天倪。唐之杜甫。忠愛爲裏。語皆真摯。宋之陸游。借物言情。多有關繫。其餘非病奇險。卽病鋪張。爭以波瀾起伏爲能。無關痛癢。甚至取巧于疊韻雙聲。避嫌于同頭並腳。直使性靈消滅殆盡。至樂府古風擬體諸目。尤屬不經。試思國風多勞人思婦之作。非必求列樂譜。爲采風者所取。亦能宣之于樂。非若後人故高其說。謂樂府必曲合宮商。何字宜平。宜仄。宜陰。宜陽。不在語氣之通否。不知方音各有平仄陰陽之異。施之此方爲合者。施之彼爲不合。是樂府之名邪矣。詩之散體曰古風。豈古人自命耶。若後人名之。則今作者宜稱今風矣。不獨古字不通。風字亦無著。是古風之名邪矣。詩貴各據所見。以達性情。何所云擬。是擬體之名邪矣。願言詩者切思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無所羞媿。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言言參注
○參注道政齊刑猶爲中世言之至末世則暴以弄權無所謂道虐以治獄無所謂齊有求爲道政齊刑而不得者是直驅民爲亂豈但無恥而已哉聖人蓋早憂道政齊刑之流弊有必至于是者故高一層言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言言參注
四十而不惑

于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參注。天命似謂樂天知命。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敘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敘而進焉。至

于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此。

○參注。按各家之注。皆泥定孔子爲生知。謂不過託爲此

說以教人。究未免穿鑿附會。反將聖賢身分。看得太輕。直是天之生聖則聖。生賢則賢。不必更事學問。則聖賢已成。刻板文章矣。何足尙哉。中下之資。即可援以自謝。蓋孔子卽不本生知。似此由漸而進。終成聖人。不由天授。發憤自彊。更足爲萬世師表。俾有志聖賢者。皆知可以由漸而進。不必盡本生知。免致先封其境。此則孔子之所以望于人者深矣。僞書歷敘誕降先兆。皆欺人語。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于理。

言言參注
○參注無違者欲懿子無違父訓也蓋其父僖子爲魯之賢大夫其生事葬祭之禮必所夙聞故不待明示而懿子喻之亦不復問朱注謂無違爲不悖于理似欠明顯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參注既告以無違是以僖子爲賢正欲其從親之令爲孝矣朱子之解似未順且夫子不過因樊遲之御而偶述之非必使之轉告懿子也苟懿子未達必將復問卽不復問夫子必明示之何至爲此委曲之事耶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禮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于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言言參注
○參注樊遲不解所謂故告之如此事親之道胥可于此求之不專爲一人言之也。蓋薄于內者舉凡飲食起居獨厚于妻子而父母直路人之不若。或兄弟分居使輪流就食且有互相推諉之情死則簡其衣衾棺槨不避水蟻隨意掩埋祭則不求精潔甚至忘其生沒之辰終年不或一祭飾于外者舉凡飲食起居極力鋪張未能出以誠意如俗吏之事長官而已。死葬則爭奢鬪靡肆意妄爲祭則將以虛文自謀飲噉更若死葬惑于地師自求富貴至久淹不葬者有之甚至焚骸盜葬及效夷狄火葬水葬與邪教值人將死卽拔睛剖心曰封曰歸西之類忍心害理未可言宣則尤不孝之極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參注按疾字宜作見惡于人解。謂惟恐子之不賢。內或

言言參注
見疾于父母兄弟外或見疾于親戚鄰里深切隱憂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于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于敬故以

是深警發之也

○參注按前人有謂以至于犬馬皆能六字爲句有養不敬四字爲句以養字屬犬馬文理安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

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參注：色，外飾也。色難，似謂以外飾事父母而不發乎天性者，則難言孝。如服勞酒食，皆爲外飾，色之謂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于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其所由

言言參注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所謂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于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庾哉人焉庾哉

焉於虔反。庾所畱反。○焉何也。庾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

人也。

○參注。父之教子。君之得臣。士之取友。胥不出此三項。誠千古不易之相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參注。人心之壞。由于政教之失。政教之失。原于學術之

言言參注
衰學術之衰實自師道不立肇之端也謹按溫故似謂
講求前代之故事得所取法知新似謂通識切時之新
事察所施行如此始可爲師庶學術既明則政教以興
人心可正矣近世庸師不知自立涉獵無用之文且未
暇求解卽欲藉以誑人財食直本空疏竊居師位勢必
盡驅人之子弟皆爲無用而後已是則流毒蒼生誤盡
天下後世者莫非庸師之力先有以贊成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

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參注器似統凡物而言謂旣爲君子必不玩物喪志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
之于旣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
艱故告之以此

○參注此章似謂君子在能察言而行舉凡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必先察其人之言實爲可行而後從其說以
推行之則無敗名墮節病國妨民之弊稽自周末秦漢

言言參注
以來學士大夫矜言著作務爲艱深奇僻之談自鳴得意徒以惑人耳目不獨無一語可以見于施行而流毒人心實使天下後世中其害在彼作者未必不知爲必不可行之說以爲不如是之新奇卽不足以動聽而沽名也如王莽之創周禮僞書託詞上法周公自取而試行之已爲時患迨王安石亦謬踵其法訖至民不聊生之類是也又如唐宋元明講學諸家侈言性理思入微茫亦未必不自知其說爲必不可行直藉此以立講學之名而已君子于此苟不深察其言之可行與否而漫從之其貽誤也豈細故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于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參注比字似宜作本音謂君子自修周密不妄援人以自比小人則專好與人比勝究之自修不能周密若謂

君子普遍。小人偏黨。則顯然者也。何待論哉。且君子羣而不黨。一章直爲道破。不應有此贅文。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參注。似謂學而不思其理。則流入異端而不覺。所學亦罔矣。思通其理而不加以學力。則懸而無得。所思亦殆矣。與下章攻乎異端。實相照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于其中矣。

○參注。按前人有謂攻字作攻擊解。已字作止解。既能攻去異端。斯害可止也。似爲近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

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參注按是知也之知。似宜作去聲。爲智字。謂不强不知以爲知。是謂之智。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詞。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言言參注
○參注按餘字似作愈字解。謂慎言其理之愈切，慎行其義之愈真者。又按程子謂顏閔則無此問，似誤會文義。此章當是孔子見子張爲學有干祿之意，故爲開導如此。此非必子張質質然竟以干祿爲問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

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參注：直者守正不阿，多爲人所忌憚。枉者迎機求合，易奪人之聰明。每致舉錯失平。此天下國家之所由亂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兒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于己。孝于親，慈于眾，則民忠于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于爲善。○張敬夫曰：

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

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參注。有政。似指有政事之人。謂在家既能孝友。則有政者。推此而施行之。雖未躬自爲政。亦不啻爲政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

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

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

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參注。損益可知。蓋聖人舉其萬不可移易者言之。若後世夷夏失防。則三綱已紊。上下相蔽。則五常胥亾。此則無所謂損益也。聖人亦或逆知必至于此。而不忍言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參注。按非其鬼。不獨淫祀爲然。後世之人。多不自立。又冀附先正之裔。以爲榮。卽妄祖他人之祖者。其爲諂也。尤令人可恥可笑矣。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參注。處能勸善規過。出能興利除弊。卽見義而爲之類。苟爲士者。見人流于曲學而不之諫。在官者。知豪惡之爲害。以利其財帛而姑容之。此則不獨無勇。而悖義實甚矣。聞大吏某。以剛直自居。不滿和夷議。恐犯時忌。訖不敢發。此見義不爲之證。又曾微服私行。見老嫗浣衣。

江畔。卽年已七十。以子嗜洋煙。日以供用。謂戒之便。答無驗。方謂有方甚驗。可與試。嫗喚子至。某目屬隨者。斬之。嫗驚哭。隨者告爲某。嫗哀不已。某謂此子有不若無。給錢四十貫。了爾餘生可也。遂去。舉動類此者夥。不可謂不勇也。而義則未敢許矣。又總督某欲鑿某縣水道。並毀鐵隄。士民懼害乞免。不許。致淹沒居民數十萬。損田數百萬頃。不能復。此則勇而不義。又萬倍于斬嗜洋煙之子者也。

論語參注卷之三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朱子曰。通前篇末一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詞。○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

言言參注
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于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入聲。

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于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參注：自古之亂多自卿大夫開之。蓋卿大夫者，士民之表率。至卿大夫敢于僭越，不知有君，則士民尤而效之，即可以犯上而亂機作矣。至有小民衣服器物擬之王

公者而欲天下之不亂也得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亾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紋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敘此于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參注按此語氣似承八佾舞于庭以雍徹而言合爲一章便得解矣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于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于哀而文不足耳

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爲之簠簋。邊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參注。後世士大夫。招集淫朋。笙歌酒食。日以爲常。自謂知禮。反嗤崇儉者爲不合時宜。及值親喪。則肆行僭越。詭詞諛墓。徒事虛文。哀戚之情。未知歸于何地。如此而欲叩以禮之本。尙有是乎。至儉失于矯而陋。吝而刻。哀失于毀形滅性。則亦未足許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言言參注
吳氏曰。亾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亾非實亾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

○參注。後世諸夏無君。至反顏事仇。轉以夷狄之君爲君者。此所貶有兒皇帝。姪皇帝。孫皇帝之名矣。聖人殆深○參注。世之變而傷心言之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嘗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于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參注。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似謂曾聞說及泰山之事。則知季氏昏惑。惟乞福于山靈。不如林放之能求禮之

言言參注
本矣蓋季氏此舉實開後世封禪之漸非但責其僭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
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
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于射而後
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
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
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
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參注倩似訓矯飾盼似訓目光流轉謂樂然後笑眸子
必正至于巧笑倩美目盼則不能尊其瞻視服飾以素
爲尙而必施以采色爲絢則不能正其衣冠此詩疑爲
諷刺而作謂徒以外飾取悅于人非出于自然子夏不
解所謂而問之故孔子因繪事之假丹青點綴是爲後

起不如素之本色。取以爲喻。子夏遂悟禮爲後起。則此章上下文義俱貫矣。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

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

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參注文獻不足。似指祭祀而言。謂祭之儀文重在獻爵之時。當此之時而誠敬不足。爲不可徵。則下章接言禘祭之失。爲連類而及。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

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于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嗣。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于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參注指其掌。似是指或人之掌。而示之。則其字方有著落。謂知禘之說。即于天下之事。皆如此掌之有把握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

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參注子曰二字疑在祭如在上。文理方貫。吾不與祭似謂吾之誠意不在祭。非使他人攝之也。蓋使人攝祭。漢始見之。三代時無可引證。且孔子未居大位亦不合使人攝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甯媚于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

尸而祭于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于竈陔。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于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參注世之迎合長官。不辭卑汙苟進者。或執贄先拜私嬖之門。或使妻暗聯壻婆爲戚。夤緣既進。意態斯張。殆皆奉王孫賈之言爲師法者也。奔承趨競。不以爲羞。是堯舜十六字之心傳。反不及王孫賈九字之心傳矣。

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言言參注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于天矣。豈媚于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于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參注似謂氣之感應至捷而絕無私曲者，莫如天。不言而若有言，不見而若有見。蓋人苟以善氣相感，則應之以善，而嘉祥遞至；人苟以惡氣相感，則應之以惡，而災害旋生。是嘉祥固不可妄求，而災害亦不能巧免。爲獲

罪于天無所禱也。故本天之無私曲以子萬民者，曰天子。本天之無私曲以正倫者，曰天倫。本天之無私曲以立命者，曰天命。可知推之獲罪于天子與天倫天命者，皆無所用其禱者也。乃有海外異端，別創教名曰倡爲邪說，稱爲肇造萬物之主，名曰，即天亦爲其所造。人生惟以崇奉爲是，直滅君臣父子之倫，顯違王法，不祀祖先，妻死夫娶其女，父死子得娶母，且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淫合，及吸紅丸，烹食幼孩，割腎取胎，以爲迷蠱媚藥，新婦先與教主伴宿，人死剖心拔

言言參注
晴爲種種逆理悖義之事。每逢虛房星昴之辰。率眾禮拜。男女宣淫爲樂。且謂無論作何大惡。但得保護。死後靈魂。卽登天堂。享受諸福。否則必入地獄。歷受諸苦。其所刻妖書。輒引獲罪于天。謂卽爲獲罪于天。以證邪說。噫。夷狄之害道也。欺天侮聖。亦至此哉。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二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雷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任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于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言言參注
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參注射以觀德。取其端正專一。其矢之到鵠與否。則以力有不同。雖古人亦不于此深求之也。

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並去其羊。則此禮遂亾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于君親。禮之

言言
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參注後世各直省載在祀典之廟。例由守土官按時上香致祭。竟有置而不理者。且有異教之人入官。直謂爲多事。絕不舉行者。然則禮之失也。不重可慨哉。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于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諂若他人言之。必曰

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于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參注後世則事君盡諂。人以爲禮。臣職之失。尙可問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參注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觀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等語。則直切道破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于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詞。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于社。故附會其說與。○參注。使民戰栗。似為哀公之言。否則不應加一曰字。蓋哀公懼于三家僭竊。久襄戒心。一聞宰我之對。誤會其旨。即為此驚訝警惕之詞。謂欲使三家之戰栗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言言參注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名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于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參注。孔子聞哀公使民戰栗之言。而宰我未之申辨。故揭其義以責之。成事不說者。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取其歲寒不凋。周人以栗。取不怠本。凡種栗子。迨栗已成林。而栗子之殼尚附于根。剔去則栗枯矣。凡此皆先

王立法之成事也。何以不說。遂事不諫者。遂將順也。謂將順哀公之意而不諫也。既往不咎者。謂三家之所以僭竊。實哀公之柔懦。有以自取。何以不歸咎于哀公耶。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

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參注按以三歸爲臺名。見說苑。不知劉向說苑爲後起之文。多出臆斷。所援引亦皆僞書。不足爲據。又有謂管氏娶三姓之女築三臺。如新臺之類。以歸爲臺。尤見悖謬。疑三歸爲三婦之訛。婦者妻也。雖天子諸侯。不得並有三婦。未可援周禮僞書以爲證。管氏以一大夫擁有三婦。置公事于不理。縱情奢淫。不得爲儉矣。若謂三歸爲臺。以大夫僅建一臺。亦無傷于儉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玷。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于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于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

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塗，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

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參注：樹塞門，樹建立也。塞字宜作去聲。塞門者，關塞之門。惟邦君以分疆域，嚴守備，故得樹之。卿大夫雖有采地，實統于邦君，不宜樹也。有反坫，反者，歸之謂也。坫，卽店本字，旅店也。後世改坫爲站，卽今之驛站。邦君爲兩君之好，以待賓客歸國之行館。卿大夫無私交，不宜有此。乃管氏以功大而驕，漸卽奢淫，遂至僭越。旣樹塞門，又有反坫，無禮甚矣。若謂樹塞門爲設屏于門，以蔽內外，反坫爲反爵之用，豈卿大夫卽不蔽內外，亦不反爵

言言卷之三
耶。以此爲不知禮。似爲未合。總之管仲恃功而奢。而僭。卽器小。易盈之定評矣。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和。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

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參注。竊按先民制樂。似爲中下之人而設。以中下之姿心多不定。故制樂以範之。使收攝其心。不至外馳。庶幾平居爲樂。則善心常存。祀神爲樂。則誠心不散。孔子語大師以此者。良由人心之多放也。卽佛氏之造經文。實推本此義。特撰艱僻不解。不成句讀之詞。使人于不可解處以求解。不成句處以求句。曲以收攝其心。亦謂天下多一人奉佛。卽少一人爲非。其用心未嘗不與聖賢

言言參注
暗合。然其削髮遁空。流弊至于無父無君。斯爲異端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
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徧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
封疆之官。蓋賢而隱于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
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于賢者，而求以自通
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
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

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
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于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
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
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參注：封人，所言似謂二三子勿患斯文之喪。今天下無
道已久，夫子雖不得位，以行道于君相，而以言垂教，猶
天之以夫子爲木鐸，以警眾，可以寄道統于人心也。若
謂喪爲失位去國，則是憂讒畏譏，去國懷鄉，亦失聖賢
分量。請見見之之見，不必拘爲賢徧反，可讀本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參注。程子謂堯舜湯武。其揆一也。似爲說理之迂。按此章實于武王有微辭。孔子以生于其世。未敢直斥。故借

言樂以發之。其意深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于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參注。居上出之操切。爲禮出之簡慢。臨喪出之淡漠。爲失已甚。固無可觀。苟以寬而至于優容。以敬而至于趨奉。以哀而至于毀滅。則亦不得其正矣。聞有大吏某貪。某令工迎合。時致暮夜之金。遂得肆虐。致民遞控。某置不理。且曲護之。某令進見。備極儀文。及某有愛妾之

喪某令往弔哭之如喪父母似此大吏某之寬某令之
敬與哀也則又失居上與爲禮臨喪之道遠矣廉恥喪
盡不亦大可慨哉

